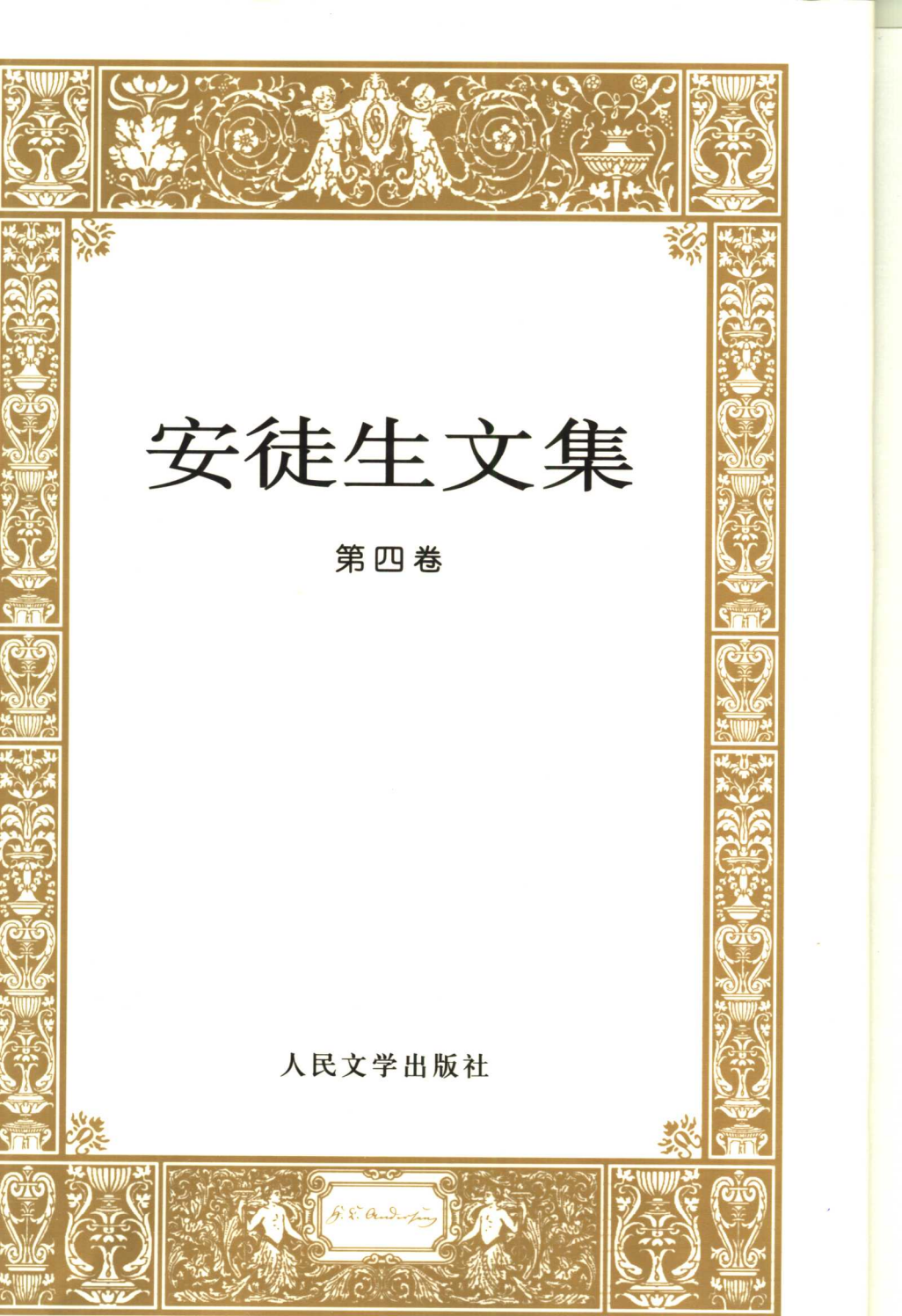




安徒生文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徒生文集. 第4卷/(丹)安徒生(Andersen, H. C.)
著;林桦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02-004847-1

I. 安… II. ①安…②林… III. ①安徒生, H. C.
(1805~1875) - 文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丹麦 - 近代 IV. I53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623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作者像



安徒生的最后一幅剪纸(1874年为多罗茜娅·麦尔彻尔作于“安详居”)



皮埃诺头顶建筑和天鹅（为友人卡尔斯滕·齐奥尔德一家作于巴斯奈斯庄园附近的波尔比）

目 次

小说

只不过是拉小提琴的	3
幸运儿皮尔	343

戏剧

国王在做梦	435
-------------	-----

附录

安徒生年表	475
安徒生主要著作	505
《安徒生文集》总目录	511
译者后记	512

小 说

只不过是拉小提琴的

林 桦 译

H. C. ANDERSEN
KUN EN SPILLEMAND

Det danske Sprog – og Litteraturselskab
Borgen
1988

[题 解]

《只不过是拉小提琴的》是安徒生六部小说中的第三部。安徒生 1836 年 4 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奥·托》。1836 年《奥·托》还没有出版,他就在酝酿他的第三部小说。这年 2 月在给好友亨丽耶特·乌尔夫的信里,他提到“写一部新小说的欲望在他的心中蠢动着”。7 月他已经写完了这部新小说的前三章。次年(1837)的 2 月,安徒生写完了这部小说的一半。不过他承认一直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会如何,不知道如何收场。可是,在 1837 年的 8 月他就把书稿交给了出版商,11 月书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这部作品就是《只不过是拉小提琴的》。

这部小说讲述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的音乐天才和一个高贵家庭出身的美貌姑娘各自的生活道路。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培育了他们的性格,又制约、影响了他们的发展。贫苦的音乐天才充满了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但是缺乏坚决果断的性格,没能跨出冲破环境、追逐成就的一步;最终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而高贵美貌的姑娘,凭着自己的聪颖和魅力,始终驰骋在上流社会中。

《只不过是拉小提琴的》写成时安徒生三十二岁,还不是很有“名气”。他虽然已经察觉到自己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脱颖而出”,但还不能确定自己能攀到怎样的高度。在那个年龄,

他还要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能做到的就是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深刻同情。《只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反映了安徒生当时的人生观,认为与生俱来的意识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绝对的影响;社会环境则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左右力。这和 1842 年安徒生写出《丑小鸭》时对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 年安徒生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童话,已经传播到了欧洲很多国家,得到了好评,成了欧洲的名人。由于得到了国王的年金,他的生活也完全有了保障。于是他的“丑小鸭”相信,“出生在鸭场没有关系,只要你出生于一只天鹅蛋”。安徒生的人生观在发展。

安徒生自称是一棵出生在泥沼里的草。他有太多辛酸的记忆,对百态的人生有太深的理解。他深深懂得能像他那样从社会的底层跻身上流社会的人毕竟很少。《只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让我们看到了那时社会中的百相,也让我们看到了安徒生的心灵。

《只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连同《即兴诗人》(1835)和《奥·托》(1836)为安徒生在欧洲出名打下了基础。

在丹麦,安徒生是写现代题材小说的第一人。这是安徒生对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丹麦文学黄金时代的重要贡献。

第一部

第一章

在那些规模上要花两小时才能看完的废墟当中，那座巨大的庙宇比其他任何一处都要杰出；它所有的柱子差不多完全被保存了下来。——它山墙的头，就在石刻的鹰头对面可以看到一个鸛鸟的巢，看了这个让你产生一种几乎是激动的感情。可惜的是，它的住户刚好离开了它们的夏居，去了欧洲，这样我的某位友好的读者在那边便可以看到这里的住户在庄重地到处走动，而我则只能望着这空空的巢了。

塞弥拉索①：《在非洲》

雪融化，林子开始变绿的时候，鸛鸟便在它们长途旅行之后回来了。它们去过了遥远的非洲，喝了尼罗河的水，在金字塔上歇息过。西西里海岸和意大利墨西拿角的居民说，每年在一定的时间有一大群鸛鸟飞越大海，停歇在这一带的山坡上，它们把

① 赫尔曼·普克勒(1785—1871)，德国作家，曾用塞弥拉索的名字发表了旅游札记《在非洲》(1836)。

山坡都盖严了。突然，它们飞了起来，朝北方而去，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雪和云，在那里它们又分成一个个小群。最小的群体，和最大的群体一样，都知道冲着有它们家的地方飞去。飞到小小丹麦的绝不是最小的一群。每一只鸛鸟都知道它要寻找的那个海湾，知道树林哪里弯，哪里曲，也知道哪里的农庄草顶山墙上的白色烟囱有巢在等待着它。奇妙神秘的鸟啊！春之神骑在它们的背上来到了这个国家，树林更加绿了，草更加茂盛了，天气更加暖和了。

这样的一对回来了，它们的巢在斯汶堡城边上的一座仓库高高的顶上。它们正在忙碌着，把在野地里找到的一条足足有三尺长的草带子拖到了要修补的巢上。它们的这种忙碌被紧旁边一所小农舍的人看见了，成了他们谈话的资料。那里一个男人，大体上算得上特征的地方是他那一小撮胡子和那顶斜朝一边的遮阳帽。他在外面靠在敞开的窗户旁。这所房子里，桌子上坐着一个同样健壮的人；比起他乌黑头发上的那顶白色便帽，一顶匈牙利军帽会更好看一点，手里拿上一把军刀比他现在手指间摆弄的缝衣针也会让他显得更帅一点。窗子外面的男人是一个军曹，屋子里面桌子边的男人是一个裁缝师傅。一个小男孩把鼻子紧紧地贴在窗玻璃上，看着他们谈论的鸛鸟。

“真是奇怪的动物！”军曹说，一面摸着他的胡须，“给我一个月的薪水我也不干射死这样一只鸟的事情！它们在哪里筑巢，就给哪里带来好运，那个犹太人那里也有它们！”

“一点不错，它们就是呆在犹太人的房子上！”裁缝回答道，“不过我们得到了好处。每年它们都交它们的税。今年一个蛋，明年一只小崽子。它们把长长的尖嘴夹住小鸟的脖子，那样子就像一根锥子一样，接着小家伙就被挑出了巢。不过，看它们喂

小家伙,或者教小家伙们飞倒是挺滑稽的。老鸟喂小家伙还特别艺术。它们站在巢里,把长长的脖子朝后弯到背上,尖嘴都快够着尾巴,活像一个杂耍演员向后弯去拾起地上的一枚银币一样。它们先把脖子缩回去,再把它弹出来,这样就把吃进去的小青蛙、小草蛇之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让小家伙们饱餐一顿。但是最有趣的是看它们教小家伙们飞。这场操练在屋脊上进行。小家伙们走过去,像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一样,它们扇动翅膀,保持平衡;身体重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小步跳着。每年我看见鹳鸟长途旅行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期漫游之后新近回来一样。我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回忆;想着我爬过的那些高山,那些壮丽的城市,城市里的房屋都像宫殿一样,教堂的财富就像国王的宝库。是啊,在外国多好啊!”他叹息着,“那里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夏天。我们的主真让我们成了后娘养的了。——不过,我说什么来的!我们在讲鹳鸟。可是我们永远也解释不了我们在这些鸟身上看到的奇特的东西。飞走以前,它们总要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集合。我在克维尔恩德卢普那里见过好几百只,它们要进行的真是一场大演练。它们同时一起噙着它们的尖嘴。你听不懂它们的声音。它们当然是在谈旅行,在商议什么。突然最大的一群一下子扑到几只鹳鸟的身上,把它们啄死;死在那里的大约有一二十只。有人说,那都是有病的,体弱的,它们没有力量做那样的长途飞行,于是别的便把它们啄死。整个鸟群飞了起来,在天上盘旋;像一把螺丝锥。上帝保佑!它们飞得多高啊!看上去它们就像一个大蚊阵,不见了。它们的蛋黄红得像火,像血。你可以看得出,这是一种太阳鸟下的蛋。热带国家的小家伙卧在里头。”

“我也是鹳鸟从那些温暖的国家衔来的吗?”小男孩突然问

道。他一直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不过他听到了每一句话。

“它是从水磨的堤坝那里把你叼来的!”父亲回答道,“你不是知道嘛,小孩都是从水磨堤坝那里衔来的!”

“可是孩子们都没有穿衣服!”小男孩说道,“鹤怎么看得出,哪些是男孩,哪些是女孩呢?”

“可不是,所以它们老弄错,”军曹说道,“它给我们衔来了一个姑娘,可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男孩!”

“我们可不可以不讲鹤,讲讲云雀!”裁缝说着,从橱柜上面拿了一个蓝色瓶子下来,橱柜上摆着些罐子和杯子,罐子杯子中间坐着一个打扮得挺漂亮的玩具娃娃,就像天主教国家里耶稣妈妈的样子。

“玛丽亚妈妈在那里坐着挺好!”军曹说道,手指着玩具娃娃。“一定是你自己做的吧?”

“头是奥地利的,”裁缝回答说,一边倒着酒,“衣服是我自己缝的。我记得年轻时候的一次旅行。孩子们在门外外面的一张桌子上就摆了这样一幅像,像的前面有一只小小的烛燃着,他们向路过的人乞讨:‘今天是圣母的生日!’他们说。不过你们可以看看我这幅会变的画。我自己做的。”他指着一个大画框里的一张画得很蹩脚的彩色画。“这是浮士德博士在他的书斋里。一边是他的落地钟,时间是十二点,另外一边是《圣经》。好,拽一拽左边的这根线!瞧,钟变成了撒旦,他要诱惑他。好,我们来拽这根线,《圣经》打开了。天使从书里走了出来,讲和平的话。”画果然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变了,在每一个人物形象上都有一首诗,诗就是魔鬼诱惑的话和天使警告的语言。裁缝又拽动了右边的线,天使就回到《圣经》里,《圣经》也合拢了。魔鬼则留在了浮士德那里。

“哎呀！”军曹喊了起来。“你自己发明的？你不该是裁缝，你有头脑！”

“是我模仿在德国看到的一幅类似的画自己画的。我琢磨着装上了使他们会动的那些小玩意儿。故事是《浮士德》里的，魔法师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在旅途中看到的。那是一出木偶戏。天使从《圣经》里走出来，警告浮士德博士，但是，天使走了，《圣经》合拢以后，钟变成了魔鬼，控制了博士。这个浮士德有一个为他誊写的人，他们叫他誊写员。他知道整个事情，他也同样走上了邪道；不过他醒悟得很及时。在最后一幕里他又穷又可怜，他在发了财的浮士德生活的那个城市里当一个打更夫；他知道，他喊十二点的时候，撒旦就要来把他的主子带走。大家可以听到时钟在敲。誊写员把手叠在胸口上，‘现在，’——他叫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不愿意，也喊不出‘是十二点’几个字来，只是悄悄地念道——‘敲点了！’这也无济于事，浮士德从窗子跳了出去，跑到红红的火焰里去了！”

“你生来不该坐在桌子旁边！”军曹说道。“你只适合在旅行中，在前进的队伍中。战场正是你生活的地方！冲啊！前进！胸前挂着勋章！不等一年过完，你就是军曹了！”

“老婆和孩子呢？”裁缝说道，“他大约会跟着当个吹风笛的，她呢，当个军队杂货店的老板娘；那哪里是他们过的生活！不行，一个人得自由自在，这样世界就是我们的了！那段时期真不错，那五年我真正是自己的老板！你看见没有，军曹。那时我只有十九岁，无父无母，没有爱人！佛堡是个很不错的城市，我就生在那里，在那里学的手艺！邻居的玛丽亚是个大姑娘，那时人们还叫我小男孩，所以，我很骄傲。那么多人要和她‘交朋友’的那个漂亮大姑娘和我握手，给我媚人的一笑；不过，我可不敢想